

了水渾淌再能不

信封一的生先淮黃給——

黃淮先生：

曾拜讀您大作「出版自由萬歲」，深為欣賞，多次與朋友聊天皆舉出以期附合。但後又讀六月號書評書目「海外版作家與國內版作家」一文，本人却有不同意見，專函打擾，無非期望黃先生停留國內期間，除一覽國內文化圈狀況之餘，亦能在撰文時客觀地指導讀者，以免增加不必要的誤解！

本人一向最為尊敬國內少數默默耕耘的創作者，他們不求聞名，不急於出書，不廣告自己，只堅守創作的本位，將來我們在文學史上恐怕亦找不到他們的名字，這些可敬可愛的作者誰來為已撰文立評？而時下更多的作家，率然相互吹捧（黃先生筆下的海外版、國內版都是如此），年輕的得過幾個獎，出過幾本書就玩「代溝」把戲，老實說，我不喜歡他們，就像他們不喜歡「文藝官」一樣。

在臺灣，沒聽說那個文藝單位或文藝官個人，指令作家「能寫什麼」、「不能寫什麼」，政府單位辦的創作獎，事先在參獎辦法上因為講明要「主題嚴正，揭示人性光明面」，所以參加比賽的人寥寥可數，與聯合、中國二大報的文學獎比起來，成績差了很多，可見官辦創作獎有待改善，有待研究，為何無法吸收優秀作者的重視與參與？即令如此，但「文藝官」不可不有，文藝官主掌之下的文藝活動不是服務作家的，而是提供機會，讓各行各業的國民百姓同來參與文藝，成為文學人口一員，藉文藝提高生活品質，美化心靈，有更多這樣的讀者羣，創作者才得以暢所欲言，與廣大讀者共同為人類道德前途努力。同時少數「偽文學」，如低級的武俠、言情、科幻，才得以用良幣將之驅逐。我不贊成黃先生在談「全國文藝作家作品大展」的缺失之前，用大段文字，對所謂文藝官者，連諷帶貶，什麼是「寫文章被政府認可，被延攬到政府機構任職的作家」？如果黃先生欲隱指什麼人把「全國文藝作品大展」辦砸了，無妨直說出來，繞個大圈子，也不過遮遮掩掩、小題大作，看在我的眼中，反而失掉了坦誠之風。

「文藝官者」，有令人十分失望的，官辦文藝活動也有十分失敗的，去年日月潭舉行的全國

文藝作家會議就不過是一次遊山玩水的聯誼，結果討論出什麼來？（可見文學作品不是開會出來的，此類活動大可免之，用不著花費大筆公費）然而，文藝界的那些「自鳴清高」之輩，若未恭逢其盛，爲何不會率然指出？

本人也參觀了「全國作家作品大展」，手邊也獲贈一本目錄，在現場我也驚訝爲何少了多位名作家，後來主辦單位一位工作人員告訴我，黃先生提及的少數作家，籌備單位都曾發出邀請函，包括身繫囹圄的楊青矗、王拓都在邀請之列，有的甚至還電話邀請，但他們却不予理睬，置官辦展覽於不屑一顧，（嚴格說是對廣大讀者不屑一顧），請問黃先生可曾研究過國內這種怪誕現象？依此推論，無黃先生謂之「海外版」與「國內版」之分，倒有「官方」與「非官方」作家之分了，此過失檢討起來難道又怪文藝官者？展覽中我發現少了一位目前風頭頗健的年輕作家（爲了表示我心確實坦蕩，膽大指出其名）吳念真，同行的朋友順口告訴我：「有代溝嘛！」若代溝一詞真有其實，這又是什麼樣的「代溝心態」？某日我讀雜誌，內載文工會周應龍主任到臺中看視楊達，對楊老先生的文化村構想頗爲贊同，答應儘量促成，楊老先生高興地說：「國民黨現在真是願意與民衆結合了。」明明是單純的文藝活動，偏無端披上政治的外衣，什麼原因？老實說，目前國內正流行如此哩！某出版社出了一套李敖先生從前在文星雜誌刊載的舊作，美其名「全集」，遭禁後馬上有作家（林雙不）隱隱約約撰文指責政府處理不當，並吹捧該出版社如何具有正義感，如何值得喝采，可笑該出版社不過想借李敖之名賺取利潤，却憑白獲此鼓勵，獲此桂冠，李敖此人，何幸受寵若此？而流風如此，教那些默默寫、默默耕耘的人怎不難過？失望？如今的文壇是老一輩的仍滿足於昔日光輝，逢上什麼「會」、什麼「展」，就把那些老掉牙的東西搬出來獻寶，可惜文學反映時代，那些東西實在激發不起太多的漣漪了。（但大多數老作家的成就仍應受歷史認定的，只是認定源自人心，不是強迫推銷，使之造或黃先生文中所說冒出許多陌生作家的名字。）再論年輕接棒人，「藝術乃人格事業」，不是憑獎、憑出書，有位得過獎的新

作家（黃凡）說過：「只要讓我有一塊地方說話，需要跪下吻什麼人的手，請吩咐一聲！」語調輕浮，如何成大事？還有那些爲招徠生意的民辦報紙辦的座談會，開出唬人的大題目，什麼「文化新形象」，什麼「三代同堂作家」，結果也只是拉雜介紹國內藝術活動，或宣讀作家的成名史而已，沒有「官位」可以大肆做活動，但做出來也不過如此，原來聽講人（包括我自己）竟如此淺薄？年輕人辦座談會，在座談會上胡言亂語的事肯爲，提供作品參展就擺出一副「自由人」的架子，不與官方妥協的態度，年輕人的「虛懷」在那裏？創作者的戰戰兢兢，如履薄冰在那裏？我所見聞的少數年輕男士作家長髮披肩，（還在髮上編辮子哩！）女士作家扯不清的風流公案，攪得文壇表面上文風鼎盛，實際上各搞各的「小圈圈」，這是不是寫文章者的專利？

黃先生大文所提「全國文藝作家作品大展」在執行上的缺失，我大體贊同，參觀時我也曾向主辦單位反應（像各作家作品用膠紙密封，不便參觀，介紹文之照相打字歪七扭八，外加錯字纍纍等），但黃先生前段文意模糊，語調閃爍，失掉了應有的誠懇。在國內，似乎那些幹文藝官的都是睜眼瞎子，挨了罵都不知據理反駁，落得人人都喜出口傷人，又故裝語焉不詳，作「退一步」的「海闊天空」狀，這是批評容易，罵人容易，惟掏出一顆真實熱切的心難呀！衆多喜愛文藝，只差提不起筆來的讀者需要類似的展覽會；一個少年讀者更需要類似活動引渡其成爲未來的好作家，而一個理想的展覽會或座談無論在事前籌備或事後檢討，亦都需要作家們真心的關懷參與，代溝之風不可長，我們需要有才華的作家，更需要顧視大體，有仁者風的大才，年輕作家當有這種抱負，當時時惕勉自己，省視自己，萬不可逞一己之才華及快意，如此只是輕佔了讀者，也限制了自身的長進，到得老來，還不是一樣佔據文壇，逢會逢展便獻寶！

我不擅寫議論性文章，故只敢將本文作普通通信函投寄給黃先生，若能提供一點陋見，希望黃先生秉「出版自由萬歲」一文灼見，爲國內文化圈再注入一劑清涼，文壇弊病是非積習已久，叫人好不擔憂，可千萬不能再淌渾水了。

敬祝 大安

讀者 李金蓮敬上